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1n1426

真歇清了禪師語錄

(侍者) 德初・義初 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1426-A 較正重刻劫外錄引
  - No．1426-B 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序
  - 問答
  - 法要
  - 機緣
  - 偈頌
  - 頌古
  - No．1426-C 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
  - No．1426-D 附錄
    - 華藏無盡燈記
    - 戒殺文
    - 淨土宗要
    - 自贊
    - 真歇了禪師
    - 船子夾山話
    - 惠超問佛
  - 拈古
    - 舉信心銘
    - 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
    - 但莫憎愛　　洞然明白
    - 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
    - 欲得現前　　莫存順逆
    - 違順相爭　　是為心病
    - 不識玄旨　　徒勞念靜
    - 圓同大虛　　無欠無餘
    - 良由取捨　　所以不如
    - 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
    - 一種平懷　　泯然自盡
    - 止動歸止　　止更彌動
    - 唯滯兩邊　　寧知一種
    - 一種不通　　兩處失功
    - 遣有沒有　　從空背空

- 多言多慮　　轉不相應
- 絕言絕慮　　無處不通
- 歸根得旨　　隨照失宗
- 須臾返照　　勝却前空
- 前空轉變　　皆由妄見
- 不用求真　　唯須息見
- 二見不住　　慎勿追尋
- 纔有是非　　紛然失心
- 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
- 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
- 無咎無法　　不生不心
- 能隨境滅　　境逐能沈
- 境由能境　　能由境能
- 欲知兩段　　元是一空
- 一空同兩　　齊含萬象
- 不見精粗　　寧有偏黨
- 大道躰寬　　無易無難
- 小見狐疑　　轉急轉遲
- 執之失度　　必入邪路
- 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
- 任性合道　　逍遙絕惱
- 繫念乖真　　昏沈不好
- 不好勞神　　何用疎親
- 欲趣一乘　　勿惡六塵
- 六塵不惡　　還同正覺
- 智者無為　　愚人自縛
- 法無異法　　妄自愛著
- 將心用心　　豈非大錯
- 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
- 一切二邊　　妄自斟酌
- 夢幻空華　　何勞把捉
- 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
- 眼若不睡　　諸夢自除
- 心若不異　　萬法一如
- 一如體玄　　兀爾忘緣
- 萬法齊觀　　歸復自然
- 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
- 止動無動　　動止無止

- 兩既不成　　一何有尒
- 究竟窮極　　莫存軌則
- 契心平等　　所作俱息
- 狐疑淨盡　　正信調直
- 一切不留　　無可記憶
- 虛明自照　　不勞心力
- 非思量處　　識情難測
- 真如法界　　無自無它
- 要急相應　　唯言不二
- 不二皆同　　無不包容
- 十方智者　　皆入此宗
- 宗非促延　　一念萬年
- 無在不在　　十方目前
- 極小同大　　妄絕境界
- 極大同小　　不見邊表
- 有即是無　　無即是有
- 若不如是　　必不須守
-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 但能如是　　何慮不畢
- 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
- 言語道斷　　非去來今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1426-A 較正重刻劫外錄引

伏惟真歇祖之劫外錄，曾播支那也。當時有通玄淨禪師者，造此錄判辨事，載空谷集。又采熱鐵丸語，載佛法大明錄及俗書韻瑞等，以稱了和尚劫外錄，則可謂熾也。日本寬永中所刊之本，文字寫誤，非但數十，末載塔銘，亦脫其序，余悶之尚矣。今秋有緣寓惠日之艮嶽院，偶得古寫本於蠹冊堆，讀之巨備焉，是故重刊流布。謹考塔銘之序，則謂語錄兩集行於世也，必定有廣錄在。若有之，則可與宏智廣錄分鑣竝馳。嗚呼！不傳于日本也，遠孫之遺憾也。今采輯散逸以附者，崑山之片玉而不忍棄也。且如昔編此劫外錄，亦略上之略，而所謂千百之十一乎？然而比之於他之百帙千套，則不異孤月之在于眾星，光明徧照，有何邊際？伏冀遠裔之麟角鳳毛，稱提之以扇揚祖風，則不負祖恩之須彌山高兮大兮，遺蔭之娑竭海深兮廣兮云爾。

明和丁亥孟春初五第三十三世遠孫八十五翁方面山盥董拜題於洛東瑞龍山之金龍軒

No．1426-B 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序

長蘆了禪師，芙蓉之孫，丹霞之子。得法於鉢盂峯上，以無所得而得；說法於一葦江邊，以無所說而說；雲行水止，從而問法者，常千七百人，以無所聞而聞。予嘗造其室，窅然空然，溫伯雪子之忘言，淨名居士之杜口，予莫能知。且觀其抱美玉於空山，混銀河之秋月，視之不見，言之莫及，時時顧堂上之簾深，憐戶外之履滿，於是萬金良藥，湔腸易骨，斯須之閒，病者起走，人人輕安，得未嘗病？亦如雷雨既作，草木萌動，頃刻霽止，了無痕迹，天清物春，雨已無用。雖然，豈直如是而已哉？木鷄啼霜，石虎嘯雲，鳥鳴山幽，蟬噪林寂，世有望角知牛，聞嘶知馬者，其庶幾歷其藩乎？

紹興二十八年正月旦　中橋居士　吳敏　序

No．1426-1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錄

侍者　德初　義初等　編

上堂。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呵呵大笑，云：我却疑著。僧云：和尚為什麼却疑著？師云：野花香滿

路，幽鳥不知春。僧禮拜，云：今日遭人毒手。
師乃云：柳眼爭芳，風煙混秀，未露處密移春色，不萌時暗染溪光，寒岩樵子歌謠，野渡漁人鼓腹。所以道：正則龍銜異寶，偏則鶴宿銀籠。且道：不落偏正作麼生相委？(良久，云：)萬機休罷處，一曲韻無私。
上堂，僧問：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霑他一滴，未審此意如何？師云：及盡始通身。僧云：通身後如何？師云：方知撲不破。
師乃云：不假舌頭說，熾然無閒歇。深密密處，光彩頓生；明歷歷時，混融皎潔。若也和身放倒，隨流任真，始信百般計較不成，運用本無欠缺。雖然恁麼，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上堂，僧問：百艸頭上罷却平生時如何？師云：亦無藏身處。僧云：恁麼則遍界露堂堂。師云：切忌作面目。僧云：不作面目又作麼生？師云：泥牛觸破嶺頭雲。
師乃云：卓錐無地，甚處安身？瞬目不通，如何駐擬？所以，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融通造化機，的的更無滲漏。正恁麼時，打破畫餅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
上堂。傍參密旨，妙會玄宗，句在混沌前，豈涉今時路？無舌人解語，無情者皆聞，通途消耗不分時，靈脈浩流無閒處。且道不借借底作麼生？(良久，云)堆堆全體露，祇麼不曾藏。
上堂，僧問：不露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云：石女行處不同功。僧云：向上事作麼生？師云：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云：只恐不恁麼。
師乃云：智不到處道著，即頭角生；心不泯時認著，即影像現。百匝千重都擺撥，騰今照古本無虧，木雞啼斷海雲昏，石虎嘯開山色秀。光境俱亡即且置，不授手底是什麼人？(良久，云：)青松生古韻，白髮咲寒巖。
上堂云：機輪密處，靈艸未生。溢目不登，揚眉自曉。有時意到句不到，白雲藏玉鳳。有時句到意不到，秋露滴銀河。有時意句俱到，妙盡不當今，虛明不出戶。且道意句俱不到又作麼生？(良久云)不傳千聖口，莫向萬機求。
上堂。云：暗裏抽橫骨，彌天句已彰；明中坐舌頭，匝地無紋彩。混不容其迹，照不留其痕，金烏子夜出乾坤，濃雲停午生嶽面。且道：須彌那畔什麼人擔荷？(良久，云：)莫行玄處路，功盡合平常。
上堂，僧問：如何是學不停午？師云：海底銀輪秀。僧云：如何是意不立玄？師云：無影樹頭春。僧云：恁麼則未露之機，當鋒得妙。師云：亦須轉却。僧云：轉却後如何？師云：不墮混融機。
師乃云：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源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

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蘿秀處青陰合，岩樹高時翠鎖深。
上堂，云：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忘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云：)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
上堂。云：麤中辨細，門裏出身；石女不孤，機梭暗泄。細中辨麤，身裏出門；暖氣雖消岩上雪，冰壺未破劫前春。六門活計冷翛然，萬頃瑠璃寒徹骨。且道滴水滴凍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云：)歸堂問取聖僧。
上堂云：居動而常寂，處暗而愈明。不墮二邊機，當頭誰敢觸？正按傍提有據，真慈妙應無窮。雖然句在未萌前，要且不離當處。且道畢竟如何？白雲留不住，依舊出青霄。
上堂，僧問：泥牛常運步，為什麼不許觸波瀾？師云：虛空暗點頭。僧云：恁麼則子就父時猶有依倚。師云：更有一人未肯在。僧云：未審是什麼人？師云：紅爛通身火裏看。
師乃云：虛玄及盡，見處偏枯。明湛不搖，想中滲漏。是以千峰瀉翠，萬谷流春。靈苗秀而氣未萌，瑞彩分而天欲曉。光融水月，影混空潭。叶照忘痕，如何辨異？木龍吟子夜，妙在未聞前。
上堂。云：藏身處沒蹤跡，浩意融時誰辨的？沒蹤跡處莫藏身，驀移步處妙難尋。枯根石裏花明秀，劫外威光密密新。所以道：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諸仁者！作麼生是此事？(良久，云：)白髮顏如玉，靈然不墮今。
上堂云：無功妙旨，不涉玄微。一念潛通，全機密運。易奏高山流水曲，難傳虛空夜明符。暗中靈句許誰知，化外威光須自看。雖然恁麼，不行青嶂路，爭到白雲根。
上堂，云：妙化潛敷，無中忽有。漚紋纔擬，失湛乖真。九霄淨處廓無疆，四海清時明徹底。若知有者箇消息，堪報不報之恩。其或未然，天水混時秋一色，眾星攢處紫微高。
上堂。云：家音歷歷，的要難通。紹了非功，忘其擔荷。戶外有雲從斷徑，坐中無照勝燃燈。既知活計現成，便合深沈消耗。為什麼更有途中事？(良久，云：)功齊超歷劫，運步不當陽。
上堂，僧問：密密現成，還得尊貴也無？師云：用在萬機前，不勞呈巧妙。僧云：恁麼則一句靈然，通途絕朕。師云：是阿那箇一句？僧擬議，師云：過犯彌天。
師乃云：剎塵一掃，大小量空；念劫兩融，前後際斷。不離當處，圓應無窮；安住是中，周施不怠。正恁麼時，木童敲月戶，六用虛

明；石筍暗抽條，孤標秀密。且道是誰境界？(良久，云：)江岸風濤急，蘆村景色幽。
上堂，云：見聞不昧，聲色純真，動靜無虧，去留本妙。若也盡底承當得去，始信法法圓成，便能隨處立宗，返常合道。其或未然，滿襟秋露濕，一鑑冷無痕。
上堂。云：未休休去，未歇歇去，豁然寶鏡當臺，無限清光滿戶。所以道：一句子當明不當照，一句子當照不當明。若或當照當明，又作麼生？(良久，云：)枯枝頭上雪，不待大陽春。
上堂云：莫怪石頭饒舌，便道靈源明皎潔。功成照不失虛，妙盡明無間歇。如今果爾難藏，盡逐秋光漏泄。為報海內道人，參取箇中時節。
上堂，僧問：午燈非照燭，夜炬滿天紅時如何？師云：猶墮傍來路。僧云：如何是向上之機？師云：明暗盡時俱不照。
師乃云：披毛遊火聚，焰裏藏身；戴角混塵泥，光中轉步。靈珠絕點，卞玉無瑕，一念廓融，千機秀發。正恁麼時，坐却傍來路子。更有道得底。(良久，云：)歷然超化表，浩劫體難分。
上堂。云：明簾未捲，祕殿舒光，妙體潛彰，真機尚密。直得龍吟碧海，鳳舞丹霄，大地鋪祥，長空布瑞。正恁麼時，借位誕生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金印未開沙界靜，玉輪轉處不當風。
上堂云：裏許明如日，絲毫無隔礙。一靈不假胞胎，四大孰為主宰？如今徹底露堂堂，運用隨緣常自在。雖然如是，猶是平常行履。且道超宗越格如何相委？虛空無面目，不用巧粧眉。
上堂云：終日分別，只是分別自心，堪笑念彼觀音力，畢竟還著於本人。黃頭老衲有理難伸。為什麼有理難伸？賊是家親。
上堂，僧問：影草不施，千途罷賞，未審其中事作麼生？師云：當堂不正坐。僧云：恁麼則全功轉去也。師云：轉向什麼處去？僧云：古渡月明秋色晚。師云：須是者驢漢。
師乃云：人迷曉徑，戶掛凋林，出沒混融，凝流皎潔。妙體靈然無影迹，通身及盡不當陽，水聲松韻一溪深，月色波光全體妙。正恁麼時，落在誰人分上？(良久，云：)滿船空不夜，穩密上鉤時。
上堂，云：雨洗摩尼增秀色，全身不昧一絲頭，靈源傾瀉無閒歇，添得滁山水逆流。所以道：真慈妙應，赴感隨緣，大寂光中，本無出沒。雖然恁麼，不因登絕頂，爭見白雲高？
上堂。云：鏡鏡相照，光光相入，猶是影像邊事；頭頭上現，物物上明，呼為了事底人。直饒不涉緣、不受位，全機混密，一念浩融，猶有類在。作麼生是異類？(良久，云：)門門無隱的，妙在未分時。

上堂，云：密密親近去，時時奉重他，猶存孝養在。不見親近，孝養奉重始得尊貴。雖然恁麼，烏兔任從更互照，碧霄雲外不相干。
上堂，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云：古鏡臺前荒艸秀。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金烏銜片雲。
師乃云：沿流無定止，真照不留蹤，千峯秀處鶴難栖，萬水澄時魚自穩。樵人罷賞，釣客迷巢，古渡深雲，同歌絕韻。正恁麼時，知音底在什麼處？(良久，云：)玉兔常當午，白日不移輪。
上堂云：勝淨妙心，本周沙界。精真廓爾，明白洞然。靈花密秀異前春，風味混成塵外句。直得寒林布彩，野水流芳。寂爾不凝，如何體異？當陽不踏今時路，得意無私鳥道玄。
上堂。云：日月鎮長靈，古今常不改，如何特地新？各要施三拜。及盡無依體自玄，雙六盆中休喝彩，作麼生辨得失？(良久，云：)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上堂，僧問：古路不逢人時如何？師云：相隨來也。僧云：恁麼則萬像光中，全身出沒。師云：猶是往來人。僧云：如何是非往來人？師云：古路覓不得。
師乃云：一牛飲水，密混溪雲；五馬不嘶，暗彰風骨。不落曉機即且置，太綿密、忒靈現作麼生回互？(良久，云：)白頭蠶婦織，歷歷夜鳴梭。
上堂云：機回明位，妙盡轉身。一夢青山，滿船白月。子夜雲收碧漢，中秋露混銀河。蘆花深處驀相逢，談咲飲茶無處避。正恁麼時，更須知有一人不合伴。
上堂。云：靈鷲深機，少林密旨，山岳高低而共唱，水雲去住而自聞。得之者，頭角強生；失之者，功勳徒爾。所以道：莫求悟，本無迷，日出東方夜沈西。雖然恁麼，且道據箇什麼？(良久，云：)不勞澄九鼎，流動百花新。
上堂，云：離心意識，達本忘情，千聖頂[寧*頁]撥開，萬象根源徹透。當明隱照，入戶忘歸，野老謳歌，石人撫掌。正當恁麼時，還有知落處底麼？(良久，云：)雪山香艸秀，不見白牛蹤。
上堂，云：百億毛頭花開，不犯春風；三冬雪裏爭芳，全彰浩意。雲凝谷曉，滴水冰生，活計現成，憑誰受用？(良久，云：)頭上青灰三五斗，明明不墮曉來機。
上堂。云：祇恁麼，休尋覓，見成堂堂忘得失。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呵呵大笑，云：)聖僧堂裏坐，金剛門外立。廣長舌相耀乾坤，半夜烏飛白如漆。
上堂，僧問：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未審其中事作麼生？師云：戶掩春風，不停宿客。僧云：恁麼則綠岩雲抱處，幽蘚翠成堆。師喝云：猶嫌少在。

師乃云：一念未生時，萬里無寸艸；通身紅爛處，徧界不曾藏。鳥道忘依，雲蹤有異，直得恁麼，猶是究妙失宗。所以道：任你天下人樂忻忻，獨我不肯。且道據箇甚麼？(良久，云：)魚行沙暗動，終不犯清波。

上堂云：默耀堂堂，現成密密。通途隱的，回互難分。家風孤寂妙明前，活計荒虛玄路外。若能撒手恁麼去，絕後再甦；橫身恁麼來，當頭不犯。始解隨變任化，與物推移。其或未然，雲藏無影樹，丹鳳不棲梧。

上堂云：鶴夢無依，寒巢臥月；雲容不掛，野渡澄明。功忘莫守玄微，位轉須知向背。所以道：凋林迥秀，靈棹密移，一句截流，如何辨異？還知端的麼？白牛耕盡寒岩雪，禽鳥不鳴天地春。

上堂云：運步不當機，箇中無肯路，明密浩難齊，未前超佛祖。及盡回途恁麼來，撒手相逢無回互。所以道：一切處行履，一切處不收；一切處現成，一切處莫覩。山僧今日也太無端。

上堂。云：旨外明宗，玄中辨的。古帆不掛，洞水逆流。黃蘆渡口奏陽春，偃月城頭吹畫角。豈止異苗繁茂？須知別有圓音。更休爛炒浮漚，便請乘時撒手。且道落在什麼人分上？(良久，云：)錦繡溪邊去，新豐路上分。

上堂。云：風暖寒堤，春回草綠；雲迷古路，家破人亡。大陽門下覓無蹤，枯木岩前花自咲。直得髑髏吟處，韻韻難齊；雪月混時，功功不共。諸仁者！到者裏且作麼生措手？(良久，云：)靈絲動處金鉤密，不觸波瀾暗裏收。

上堂，云：移身密處，意句難通；驀路分時，風雲迥秀。戶外野花開似錦，造化不知；岩前芳艸軟如絲，隨根自發。豈在忘機息息，斷臂安心？大施門開，更無辜負。雖然恁麼，春力不到處，空山中夜泉。

上堂云：純清絕點，似鏡長明。照不失虛，萬像體妙。細中之細，雪盡冰消。功就之功，任運現成。諸仁者還知有不鑒照底？(良久云)枯椿花爛熳，青艸渡頭空。

上堂。云：世尊有密語，古渡春殘；迦葉不覆藏，落花流水。見聞覺知絕，四維上下通；玉鳳舞中霄，金輪舒半夜。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不驚異？(良久，云：)海底驪珠貴，光分宇宙迷。

上堂云：不變異處，未可安身；無閒斷時，更須放下。直得羚羊掛角，氣息都無，猶滯化城，未到寶所。且道混不得、類不齊，合作麼生？玉壺霜漏永，天外翠峯高。

上堂。云：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光無不透，明無不徹，長歌吹起棹頭風，永夜恣眠篷底月。正恁麼時，浮定有無，釣機密泄，三寸

離鉤，要知時節。既知時節，為什麼却容露柱多口饒舌？(良久，云：)却是長蘆倒一說。
上堂。云：歇須歇得靈，用須用得密，丹霄步轉，清曉風迴，野菊含金，山川漱玉。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一念萬年？(良久，云：)六戶明如晝，懸崖撒手看。
上堂。云：舟移遠浦，風度長淮，秋露滿襟，寒江溢目。隱顯以明不觸，相逢兩刃無傷，是須陌路到家，休問沿流時節。雖然恁麼，不迴古木暖，爭辨石頭吟？
上堂，云：大徹底人，無徹可徹；大歇底人，無歇可歇。非但玉樹開花，亦乃石人腦裂。少林三拜強茶糊，至今有理難分雪。
上堂，云：風光溢目，翠色滿林，香嚴上樹之機，夾嶺出身之句，直下道得，堪報不報之恩。其或未然，祥雲籠紫閣，瑞雪點紅爐。
上堂，云：朝哺飲啄，無處藏身。乃顧謂大眾曰：祇今東邊也著，西邊也著，還有迴避得麼？(良久，云：)一時勘破了也。
上堂云：虛而靈，寂而妙，明密浩然，猶落鑑照。作麼生是不落鑑照？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塵。
上堂，云：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
上堂，云：處處覓不得，只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箇一處？(良久，云：)賊心已露。
上堂，云：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更須知有不出門底。(良久，云：)喚甚麼作門？

法要

示眾云：撒手便行，向甚麼處去？不與萬法為侶，見聞覺知路子已斷，明密密佛眼也覷不見，大休大歇，祇是及得盡、用得活、見得徹、明得透，轉處純熟，無毫髮計滲漏口頭，更無佛法氣味，命脈自斷，光影俱透，如萬仞懸崖放身，廓忘依倚，便能坐斷天下人舌頭，機機隱密，觸處混融，一念萬年，真常體露。但行住坐臥參到藏身不得處、垜避不及處，便乃全身擔荷，孤明歷歷，無段無形，萬象光中頭出頭沒，更無欠少，祇麼見成箇點靈然，元無斷續。恁麼覷得內內外外圓陀陀地，養得爛骨堆地，始得無過患，然後一時掃却，向乾坤那畔千聖萬聖望不及處去，方知有向上事。珍重！
示眾云：參得快活，用得自在，便知有休歇底路子。髑髏前鑑顧業識，打得斷夢影銷落，徹頂徹底明而無痕，盡虛空大地一時脫落，上下四維混混無把無捉，坐斷佛祖言句，不被天下老和尚熱瞞根底透漏絕，消息盡却。今時一味恁麼去，忘蹤忘迹，無方無所，沒涯

際，絕畔岸，揚眉瞬目，千里萬里，有甚麼開口處？但隨分著此精彩，風塵草動，觸境遇緣，盡底承當，更無別法，千變萬化，自然打成一片，常光現前，任運不昧。只箇一片常光亦須忘了，喚作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珍重！

示眾云：命根斷底人驀然轉得來了，日用全是本光，逆順得失不見有一絲頭許出沒，應機得大自在，謂之隨順世緣無罣礙。既能常不昧、無閒斷，一念通身恁麼去，猶恐落在肯重未得十成，更須轉取舊時光彩，得到無辨處，巧妙向背淨盡都忘，方知不動步常在屋裏，但忘教似枯木石頭、牆壁瓦礫，絕知絕解，自然虛明歷歷，無一絲毫特地費心力處。珍重！

示眾云：盡虛空大地，甚麼處得來？徹頂徹底，元是箇一段光明，彌滿洞耀，不落意句，亙塵沙劫，歷恒沙界，廓無變易。若一念窮得源底明透，直截擔荷，便與三世諸佛齊肩，猶落階級，未為向上。若掃却玄微階級，智境法塵，向未搖三寸已前，澄想已俱盡，照而無迹，明而無痕，混混密密，千聖亦摸索不著。只箇摸索不著，亦非本有。知落處底，合作麼生？珍重！

示眾云：情境不透，見覺不圓，高低偏枯，便有向背。葢取捨揀擇，過患未盡，識相流注。若一念混密，淨盡承當，任運現成，不須管帶，命脈自斷，四大自脫，明明歷歷，照體廓然，魔佛俱掃，甚麼處更得迷悟生死一絲頭來？出家兒灰念枯坐，索性打教脫脫落落，盡底劃斷，將破皮袋殼、漏子衣單下子細點撿，不可開眼受瞞去也。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紛然失路，過在今時，參究不徹。

示眾云：坐得脫，歇得到，凝想俱盡，絕根株，明歷歷，無可趣向，也須是箇徹底放下，死一遍了，驀地甦息箇些精彩。若明鏡臨臺，絲毫不昧，便恁麼橫身，猶恐墮在絕點純清，未透真常流注，何況爭鋒競銳，隨照失宗，認識情著影響，還出得陰界麼？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老人不識好惡底語，捨不得者，俱為滲漏。直須淨盡灰歇，參教穩密，密地渾金璞玉去，那一人尚未肯在。

示眾云：但有言句，都無實義。千說萬說，試為我拈一毛頭來看。從朝至暮，虛空裏喃喃地。苦哉！飽喫飯了，開眼寐語。阿你分上，甚生次第？混耀烜赫，密露堂堂。沒根株，絕邊岸。現成大用，快活不徹。外有甚大活計？何不薦取？只管依他作解，認口頭聲色。還知道記箇元字脚，萬劫作野狐精麼？快須忘前失後去，家破人亡去，路斷忘歸去，垢盡明現去。(良久，云：)不合恁麼道。珍重！

示眾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百艸頭上不露面目，直截向那畔移步轉身，還更有撲不破底眼麼？類不收，混不去，百般伎倆不成。葢妙在體處，若失些子光彩，明露天地，便為日用所留，不能

透塵墨劫前、威音路外。若是大徹、大悟、大闡提，毀佛謗法，不入眾數底漢，咬釘咬鐵，坐斷歷劫來路子，靈然皎潔，浩脈不通，愈精愈明，愈休愈歇，混混沒蹤跡，不變易，無閒歇，脫造化。還有索性便恁麼去者麼？珍重。

示眾云：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鑊湯爐炭，劒樹刀山，發大悲光，演微妙法。若具無礙智眼，歷歷不昧，猶是驀路相逢，未得穩坐。透玄關，出金鎖，妙盡到家，十成無辨，猶有氣息在。所以道：有一人無出入息。速道！速道！則曰：不道。為什麼不道？則知不將來。只箇不將來，還有窮得根底，明足為奇。若也己見未明，不知有向上事，要搆古人，也太不容易。如今眼光落地，如生龜脫殼，似方木逗圓，為形軀所留，被風火所苦。葢一生念念散亂，心識紛飛，臨終之時，暫欲澄心靜慮，閉眉合眼，不為幻妄磨滅，豈易得耶？也須是硬鱍鱍壁立千仞，一念恁麼去，萬事俱忘去，徹底剝了去，氣息都無去，那邊了却去，直去使行如鳥道，坐若虛空，空想亦無箇點靈。然明密密地，任運卓爾，恒無改變，豈知有今時周由者也？如石室在杏山踏碓，擡起脚了，忘却放下什麼處去來？先聖則曰：親近來。又道：擬親即疎，擬近即遠。要知此事，大難！大難！如今還有明暗盡處，光景落時，不昧生死底麼？(良久，云：)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示眾云：平白地搆得徹底人，直截向裏許擔荷，放得停穩，養得純熟，坐却三寸舌頭，明如百千日月，便能截紋彩，斷機絲，一物不為，萬緣冥應，成現密密，妙露堂堂。只麼如今，無能無伎倆，若猛著精彩，歷劫來路子，只是當念不移易，一絲毫照體，虛凝迥絕，依向古聖，廓爾大悟了，被人逼著，語帶玄而無路，心涉妙以難行，則曰：乘舟者迷，登機者失。當知尊貴不落意思，沒量大黃面老兒，尚只得一場懨懨。如今信彩開口，還知無利益麼？也須是性燥都忘了，決定不流入，第二念歷然明徹去，方知不到衲僧口裏。

示眾云：悟得紙衣下用，只解恁麼去；明得一色邊事，未會先師意。自餘隱峯倒卓，灌溪駐步，無業問隨後之人，大顛說無聲三昧，或聞鼯鼠而便脫，或為愚癡而再來，或竪指而休，或飜船而往，一一坐亡立化，箇箇逞神現通。其密也，目擊正容；其混也，忘蹤失迹。用得純熟，撒手自由，滿路光生，迥無依著。此雖衲僧平常轉身時節，也未有一機絲落行。珍重。

機緣

師初見丹霞，霞問：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云：儞鬧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契悟，徑歸見丹霞，方侍立，霞劈耳便掌云：將謂儞知有。師忻然禮拜。來日，霞上堂云：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云：今日陞座，便瞞我不得也。霞云：儞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云：將謂不瞥地。師抽身便出。霞一日在方丈後坐，師問訊，霞見來不顧，師云：維摩道箇什麼？文殊便生讚嘆。霞微笑，師禮拜，霞云：儞不待，我為儞說。師云：我又不是患聾。

師見石門和尚，門問云：終日勞勞，成得什麼邊事？師云：須知有不勞勞者。門云：作麼生是不勞勞者？師云：要且不敢安名立字。門云：儞是識來不敢？不識來不敢？師云：總不恁麼。門云：畢竟如何？師(良久)，門云：正是勞勞者。師拂袖便出。

師在南陽再見丹霞，侍立次，霞云：儞為我淨髮得麼？師便安排水於霞前而立。霞云：儞得恁麼純熟？師云：猶是奴兒婢子。霞云：那人在什麼處？師不對。霞云：奴兒婢子。

師過香山菴中見師叔，山問：近離什麼處？師云：丹霞。山云：還見丹霞麼？師(良久云)：不離一步。山云：不虛參見丹霞。師云：也不得草草。山云：只如僧問思和尚佛法的的大意，廬陵米價作麼生？師珍重便行。

師見深州，州問云：甚麼處來？師云：丹霞來。州云：親見作家來。師云：且莫壓良為賤。州拽拄杖，師捉住云：和尚尋常大小便利，教什麼人勾當？州便喝，師云：勘破了也。

師見保寧，寧問云：江河競注而不流，豈不是遷中明不遷？師拈火夾豎起云：和尚喚者箇作什麼？寧云：老僧命根在子手裏。師便放下火夾便行。

師到智海見佛鑑，鑑見來，駐步望師，師近前方擬問訊，鑑便歸方丈，師隨後云：且容轉身吐氣。鑑回首，師云：不審。便回。

師到法雲見佛照，照從法堂出，師云：好箇阿師！恁麼去也。照顧師，師便下法堂。有僧云：也須子細。師云：和尚尋常向儞道什麼？僧云：拈却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儞且來，我更問儞一轉公案。僧隨師至三門，師云：夢見法雲麼？

師見雲蓋，蓋問云：女子出定話作麼生會？師云：合取皮袋。蓋云：不然，我且入定，儞試出看。遂斂足而坐，師和身推倒便出。

師見長蘆祖照，照見來便問：甚麼處僧？師云：川僧。照云：年多少？師云：二十六。照云：猶自亂走在。師撼禪牀云：只在者裏。照便喝，師便禮拜。

祖照一日同師到延壽堂，照問病僧云：儞作麼生？僧云：傷風頭疼。照云：傷左邊？傷右邊？僧無語。師云：者僧却安樂，只是不

肯參堂。
佛眼到長蘆，師詣知客寮問訊，眼見來，於書案上拈起鏡子便照，師云：者野狐精。眼放下鏡子，師便出。至晚澡浴，眼自攜浴具到廚門前，見師來，眼云：如何？如何？師云：和尚莫要箇人隨後麼？眼提起浴具，復云：已在者裏。師揖云：燒湯已辦。眼便過，師便行。
佛果到長蘆西方丈，師相見了，相並而坐。果便舉：廓侍者問：德山公案以肘築。師云：因甚兩度不彩他？師亦築，云：莫謗人好。果大笑，師云：者賊。
佛果令僧馳書到，師開見，頌云：宣化渡頭作別，譬如兩鏡相照，何止千里同風，全提向上一竅。師問僧：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僧擬分疎，師云：且莫辜負。師復有頌答云：運用堂堂本妙，徹底不落鑑照，一言及盡鋒鋩，只箇更無孔竅。
師見超首座，超舉：參仰山偉和尚，一日入室，蜂子打窻，偉云：儞還捉得麼？超云：捉得。偉云：儞試捉看。超以兩手佉偉頸，叫云：捉得也。偉笑云：儞只解騎虎頭。超云：要虎尾也不難。放手禮拜。師云：仰山可惜痛棒放過了。超視師(良久)，師云：者漢猶自弄精魂。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天寧卓和尚處來。師云：向儞道什麼？僧云：舉雪峯道：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更來者裏作什麼？師云：天寧被你當面勘破。僧云：和尚也不得瞞人。師竪拂子云：你喚者箇作什麼？僧云：拂子。師云：却是你瞞我。
師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云：雲居。師(良久，云：)見和尚麼？僧云：見。陞座，舉洗鉢盂話了，呵呵大笑，云：此箇公案甚是穩密。又呵呵大笑，云：此箇公案甚是穩密。師云：雲居為什麼脚跟不點地？僧云：什麼處是雲居脚跟不點地？師云：隨我舌頭走。僧擬議，師打，云：你夢見麼？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佛果和尚處來。師云：室中向你道什麼？僧云：覿面相呈，不得蹉過。師云：苦哉！作者箇語話。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云：蹉過了也。僧擬議，師便打。
師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云：五祖。師云：五祖有何言句示眾？僧云：法堂上有一牌，牌上有字云：五祖有三轉語，方來衲子道看。師云：我者裏一轉也無。僧云：問頭何來？師喝云：喫五祖多少飯也？僧擬議，師云：草賊大敗。
師問新到：甚麼處僧？僧云：祥雲菴主。師云：菴中事作麼生？主云：種田博飯喫。師云：喫多少辛苦作麼生？主云：若不恁麼，爭到者裏？師便休。一日來辭，乞頌，師云：前日公案未了，畢竟菴中事作麼生？主云：舊時院主，今要遷移。師喝云：什麼處去來？

遂與頌云：相逢相揖眼如眉，百鳥銜花尚未歸，回首春風吹夢斷，舊山雲散月明時。
師問僧：枯木裏龍吟，什麼人得聞？僧云：不墮凝然者。師云：猶有朕迹在。僧云：作麼生是絕朕迹底？師云：半夜不挑燈。

偈頌（十首）

兀兀忘機巧，灰來已得純，虛明無間斷，淨妙絕疎親。密戶寒燈曉，靈花古洞春，回途賡雪韻，門裏綠苔新。
湛寂凝然透，孤明徹底空。秋風生古韻，曉月上寒松。量外千差泯，機前六用通。應緣成底事，畢竟不留蹤。
意句難分別，風騷格外求。提刀空四顧，駐步失全牛。落眼情塵脫，歸根景象幽。萬緣俱不到，佛祖莫能酬。
徹澄無凝礙，情塵迥脫然，全機忘照外，一句未分前。枯木雲籠透，寒潭月夜圓，回頭開正眼，芳艸破春烟。
只麼堆堆地，常光密露時，玄途明絕朕，妙體廓忘依。正去功中轉，傍來曉路歸，絲毫都及盡，不覺口如眉。
絕點純清處，由來是半提。虛空休照鏡，混沌莫糊眉。隱隱忘兼帶，寥寥罷曉機。雪消寒谷暖，花咲不萌枝。
不犯清波句，澄江涵一鉤。棹頭風色靜，篷底夜明秋。雁影沈寒水，蘆花隱白牛。須知耕釣外，穩密類難收。
路斷無依著，空船載月歸。力窮忘一色，功盡喪全機。密混凝流處，融通向背時。古帆風靜夜，任運應高低。
密密梭頭事，機絲不掛時，木鷄啼曉戶，石女夜生兒。已發寒灰焰，難埋古塚碑，荒郊春艸綠，風暖共依依。
鳥道通身去，迢迢劫外參，隨流忘朕兆，癡兀未曾閑。瞬視成途轍，揚眉落二三，只應無見頂，子夜白雲漫。

頌古

師一日晚參，大眾圍遶法堂，定立片時，師令侍者報云：時寒，各請歸堂。大眾久而不散，師遂出，據坐片時，大眾定立，望師起身，便歸方丈。示頌云：
寒明一點墮空林，朕兆依俙已觸今，目擊正容成滲漏，青天白日轉迷人。
有時示眾云：盡大地是箇熱鐵丸，下得口也通身紅爛，下口不得也通身紅爛，如何免得此過？示頌云：

乾坤那畔類難齊，千聖從來不識伊。家破人忘迷肯重，夜深寒塔影空垂。
有時問僧：命根不斷，不到牢關。命根斷后，向什麼處去？僧無語。示頌云：
萬緣歇盡照無時，撒手忘依有路歸。劫外一壺春色暖，靈苗石上正芳菲。
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云：白馬入蘆花。示頌云：
線道難分處，須知不是伊。牛頭按尾上，豈借大陽輝。宣和癸卯宴坐自讚。
三十六年作怪，撞入者箇皮袋。一千七百衲僧，被你熱瞞忒煞。如今坐斷舌頭，直下大千俱壞。劫外迢迢曉未明，休把虛空糊五彩。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錄(終)

No. 1426-C 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

夫道詣於大同，性成乎圓通，無住而住，不空而空，東西三十三傳，默合符節，信不私而公也。佛吞三世，經破微塵，發自己之光明，得衲僧之機用，根境平出，行履自然，天地之默成，陰陽之化光，四時之氣備，萬彙之慈等。祖龕燈活，緇園律溫，持法柄，荷佛擔，力抗魔外，身任艱難，悟空禪師其人也。師諱清了，道號真歇，姓雍，左綿安昌人。兒時抱持入寺，見佛喜動眉目，人咸異之。十一歲，依聖果寺清俊出家，業法華經。更七年，榮試得度。具戒已，之成都大慈寺，聆圓覺．金剛．起信等經論之講，領略大意，便登峨嵋，禮普賢大士。東行出蜀，道過瀘南，郡建崇寧寺遮留之。師曰：鯤鵬時節，詎草草耶？下瞿塘，轉灩澦，出荊楚，歷沔漢，投鄧之丹霞山淳禪師之席。一日入室，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擬進語，霞與一掌，師豁然開悟。翌日，霞示妙密，詰其證詣，猶珠之影隨，谷之響答也。北遊五臺，禮文殊大士。已而至京師，禪講名席，俱扣摭焉，浮汴而下。時祖照禪師住儀真，長蘆龍象之眾，蹴踏萬指，師投其中，英俊相親，駸駸殆半。延為侍者，踰年而罷，以轉物寮待之。舉分座入室，師默遁去。祖照以偈招之，復回秉拂。叢林老成趨門折節，命為首座。政和八年祖照退院，夜夢人告曰：蜀僧當代公。既寤，疑曰：佛果耶？佛眼耶？未幾，再請主之。宣和三年祖照病，復命師為第一座，病甚退院。四年秋七月經制使陳公請師補處。五年夏至居雲堂，千七百僧。五月開堂，嗣法淳和尚。六月江風駕潮漫田，殆無穫矣。師陞堂告眾：安坐勿憂。八月祖照遷化，師行喪以師禮。十月躬行乞食。六年二月告還，撾鼓出所得供須有羨，問津指源，燭幽汲深。踰七載，建

炎二年六月退院。八月絕錢塘如明之梅岑，禮觀音大士。海山七百餘家一聞教音，俱棄漁業，計日活千萬億命。四年過我結制。五月天台國清寺，三請三辭。八月為鴈蕩之遊。十月客天封寺，受福唐雪峯請。十一月入院，雲水之儔復過長蘆之數。檀信趨施，歲用舒裕。閩中佛剎自古禪居，深林遠壑樓觀相望，主盟之人悉舉江湖有道尊宿一洗故習。紹興五年退居東菴。六年七月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席虛，奉旨請師。寺之曠敗未易料理，齋鼓不伐，晝突不黔，逋負幾二十萬，人悉為憂。師十月入寺，井邑林墅，喜聞師來，遠親近鄰，扶老攜幼，肩踵相摩，舳艫相銜。師入席始溫，償逋十之八九。七年，駐驆建康，詔師住蔣山，且行且辭疾，七上乃允。八年，溫之龍翔、興慶二院，合額禪居，詔師主之。四月入院，陞堂小參，安集來眾。東西兩址，潮漲限之，築堤坑護，南北隆衍。建三門、大殿、法堂、方丈，翼以故屋，金穀竹木，循乞得之。一寺雙塔，玉巧幻出，屹然江上。繪圖以進，賜田千畝，法食厭滿，乃專佛祖職事。十五年二月，乞就閒。四月，詔師住臨安徑山。五月入院，僧踰千鉢，常住素薄，行丐以供。二十年二月，以疾乞歸長蘆。二十一年，勑建崇先顯孝禪院成，詔師主席。六月入院，暑行疾作。九月壬子，慈寧太后詣寺，師力疾開堂，垂箔聽法，問答提唱，一席光耀，賜金襴袈裟、銀絹等物。癸亥，疾弗瘳。甲子宣醫，乃少間。慈寧宮賜錢，修建水陸法會。丁卯十月朔旦，中使候問，從容而別。須臾，呼首座曰：吾今行矣。瞑目跏趺而逝。龕留八夕，慈寧宮降香賜幣，以侑齋祭。卜院西桃花塢，建塔以瘞全身。越壬午入塔，送龕之人，彌滿原野，痛心隕涕，皆有祖華凋零，禪林寒瘁之歎。二十三年八月，勑謚悟空禪師靜照之塔。師儀相頎長，初癯後腴，眉目疎秀，神宇靜深，舉動超遙，雲行鶴立，影響觸受，鑑淨谷虛。其量容機活，警敏用神。律身以嚴，不苟於行己；格言而簡，不倦于誨人。定慧圓明，道德昭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遊，諸方名德尊宿難侔其盛。林儔社友，川趨海受，投爐鎚，就刀尺，方圓長短，隨其宜也。善人信士，雲委山積，望威儀，聽教誨，見聞薰習，廣其勤也。以如幻三昧遊戲世間，行平等慈，得自然智，導無前而遜無後，有無外而空無中，祖域之英標，僧林之傑出。嚴冬之日，破夜之月，洗寒之春，濯熱之秋，其慰人心也如此。師為僧四十五夏，出世三十年，六處度弟子普嵩等四百人。嗣法出世者曰慧悟，住真州長蘆；曰宗珏，住明州雪竇；曰傳卿，住建康府，移忠報慈；曰得明，住臨安府，崇先顯孝。總三十餘人，語錄兩集行於世。噫！度世之因緣，起家之事業，光輝始卒，照應古今，姑得而敘之。其於抶名象之先，踏身世之表，幾微剪拂，心得神傳，又烏可寄毫素而摸寫哉！銘曰：

佛祖之燈，　東西繩繩，　以悟為則，　惟證相應。
心華自發，　覺海元澄。　蹴踏龍象，　變化鯤鵬。
雪庭之可，　舂屋之能。　無絲繫螳，　無糝聚蠅。
菩提印印，　般若乘乘。　月排夜色，　山拭秋稜。
宗傳曹洞，　濬深凝重。　敲唱双行，　正偏互用。
豹變霧披，　龍驤雷送。　的的無依，　功功不共。
元牝象成，　靜樞機動。　暗擲金梭，　明窺錦縫。
法法本然，　門門變弄。　影悟蛇疑，　物齊蝶夢。
道詣而唱，　心聞而賞。　方回萬夫，　香酬一掌。
丹山羽成，　沂川波漲。　鯨展潮翻，　兔推月上。
葦江東趨，　雪峰南仰。　玉線金鍼，　鰲鉤鳳網。
妙觸根塵，　冲虛影響。　風雨五湖，　烟蓑一槳。
理之所歸，　水之趨低。　輸心援引，　出手提攜。
石虎風嘯，　木鷄夜啼。　混之不得，　類之不齊。
七據緇海，　正承紫泥。　孤嶼月棹，　双徑雲梯。
門連少室，　路接曹溪。　花滋釀蜜，　桂魄通犀。
慈遊普門，　三昧塵塵。　象王之步，　獅子之躔。
母陀羅臂，　舜若多身。　星圖魁斗，　花氣陽春。
微言以示，　淵默而神。　正因非字，　絕學為鄰。
步轉空劫，　舟膠要津。　真燈不夜，　嗣光有人。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夏安居日
住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法弟比丘正覺撰

No. 1426-D 附錄

華藏無盡燈記(出禪門諸祖偈集)

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歲。後代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臥，放大光明，燈未嘗滅也。見聞覺知，虛臨萬像，鏡未嘗破也。燈雖無影，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鑑。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眾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眾生，作如幻佛事。譬東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將一燈況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盡燈，惟一燈也。事事中有無盡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

參。一鏡不動，而能變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事事無盡。悲夫，眾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皆毗盧遮那無盡剎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中含眾生三昧色身。然一切眾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毗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劒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方一切一時溥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眾生，無以臻于此鏡。或曰，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偈曰，

鏡燈燈鏡本無差，　大地山河眼裏花。
黃葉飄飄滿庭際，　一聲砧杵落誰家。

戒殺文(出歸元直指)

堪歎世人大錯，却將苦事為樂。迎賓待客安排，殺害生靈造作。耳畔痛聲未絕，便把沸湯淋涤。不是鑊裏烹炮，便向火中炙烙。堂上聚集親朋，堂下喧喧鼓樂。恣其一世奢華，豈覺千生墮落。一朝壽盡報終，奪命冤家尋捉。直饒抵諱分舒，其奈鬼神執縛。或上刀山劒樹，或入燄爐沸鑊。依次償他宿債，却被刀傷斧斫。此時痛苦自當，人情却使不著。縱然受苦出期，未免透入別殼。若非銜鐵負鞍，必定披毛戴角。奉勸諸善男女，各自回頭相度。何如改悔身心，庶免沈淪三惡。若教賺却路頭，萬劫難為轉脚。但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

淨土宗要(出蓮宗寶鑒)

彌陀不離眾生心，是三無別。極樂徧在一切處，舉一全收。如帝釋殿上千珠寶網，千珠光影咸入一珠，一珠光影徧入千珠。雖珠珠互徧，此珠不可為彼珠，彼珠不可為此珠，參而不雜，離而不分，一一徧彰，亦無方所。彌陀淨土，即千珠之一。十萬佛國，一佛國土，各千珠之一。聖人善巧方便，示人專念阿彌陀佛，乃千珠直指。一珠見一佛，即見十方佛，亦見九界眾生，微塵剎海，十際古今頓圓，了無餘法矣。

自贊(出大智拈古鈔)

信口胡說，七差八錯。萬劫千生，不妨快活。情願生死輪回，冥求諸聖解脫。誰言遍界沒遮欄，雨過青山雲一抹。

真歇了禪師(出正宗贊)

師諱清了，左緜人，俗姓雍。初見丹霞悟旨，後謁長蘆照，照一見器之，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拈香時，照付衣與師，望拈出，及見為霞，照令左右扯去衣，師預備布伽梨於袖，遂搭示眾，撼拄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動搖，雲門大師即得，雪峰門下即不然。卓柱杖云：三千大千世界向什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黃梅雨，秧苗爭得青？
竹菴珪禪師，紹興間，奉詔開山，雁湯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出續傳燈)

船子夾山話(出頌古聯珠)

離鉤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眼裏沙。篷底月明載歸去，劫前風韻落誰家。

惠超問佛(同前)

問佛分明答惠超，半斤八兩不相饒，叢林萬古為殃禍，惡語傷人恨不消。

No. 1426-2
真歇和尚拈古

示眾云：截斷千差岐路，已是平地喫交；併却咽喉唇吻，未免扶籬摸壁。若更開蝦蟆口，說心、說性、說禪、說道，盡是誑謊諸人，滅胡種族。從上來事合作麼生？不涉廉纖，試請舉看。

舉信心銘

拈云：這野狐精喚作什麼說話？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信箇什麼？淨躶躶、赤洒洒，勿可把，更銘箇什麼？三祖大師不識好惡，道箇心字，已是錯下名言，污却口了也。直饒漱口三千年、洗耳八萬劫，已是藤蛇繞足、露布纏身，那堪更成群作隊來？這裏要人說破，且喜沒交涉。雖然如是，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有箇商量處。試問諸人：現今四大六根、內外虛幻、徹底空寂，面前明明了了、彌滿天地，復是何物？恁麼信得去，便是自己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晝夜放光動地，常在面前出入。若也思量擬議、佇思停機，且向禪牀角頭伏聽處分。

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

拈云：住！住！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三祖大師平生心肝五臟一提提起，呈似諸人了也。還搆得麼？只這至道，無難言端。語端，非但趙州五年分疎不下，直得天下老和尚倒戈卸甲，向這裏納敗闕。如今欲得透頂透底、徹骨徹髓地參透這一轉公案麼？但剝去從前依草附木、千種萬般伎倆計較、知見解會、露布葛藤一時吐却，向自己命脉上試點撿看。若一覷覷得，便請高掛鉢囊，拗折主丈許。你是箇無為無事底閑道人，若也意根未斷、見解不忘，向開口處卜度漿水錢、草鞋錢，大責還人在。寂菴凭麼告報，也有三十棒過在什麼處？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

但莫憎愛　　洞然明白

拈云：是誰恁麼道？良久，云：無人識得渠。雖然如是，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憎箇什麼？愛箇什麼？而今一般底，將依師語、相似語、格則語、合頭語，口傳心授，印板上次第排布，參來參去，參得一肚皮禪，三年兩歲依前忘却，到處爭勝負？彼此人我，無明亘天，作麼生得無憎愛去？諸人者，要會洞然明白麼？竪起拂子，云：慚惶殺人。

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

拈云：不妨道著，只是不知落處大小。大法眼修山主尚似依本畫葫蘆，何況你如今也隨例舉一徧便當此事？禪和子須是悟始得。有者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此是無心境界，擬心即差，動念即乖。若恁麼注解將去，只贏得一場口滑。三祖大師肚裏無許多事，只是覿面相呈，兩手分付。只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你畢竟道落在什麼處？僧擬開口，師便打。

欲得現前　　莫存順逆

拈云：道什麼？良久，云：一時著了也，一隊漢更諱不得。現前是什麼？堆山積岳與我拈得一絲毫來。豈不見？溈山二十年不參禪，不學道，只是養得一頭水牯牛，常在目前露躶躶地。若得凭麼？逆也不見，順也不見，頭頭物物一時坐斷，喚作常光現前，念念不昧。若只單明自己，不了目前，此人亦只具一隻眼；若只單了目前，不明自己，此人亦只具一隻眼。諸人者如何相應去？大地雪漫漫，冬來依舊寒。

違順相爭　　是為心病

拈云：如今恁麼者多，不恁麼者少，成羣作隊，如麻如粟。沒量大人總作這箇見解，不是憎便是愛，不知憎愛是心，違順是我。你自虛妄顛倒，自憎自愛，自違自順，互相毀謗，各黨宗風，說是說非，誇玄誇妙，這箇總是執法，總是執心病。參禪只要安樂，你肚裏有許多病痛，如何救得別人？禪和子明明向你道：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還會麼？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不識玄旨　　徒勞念靜

拈云：機幾乎坐殺這漢，只管無繩自縛作什麼？者箇是大解脫門、自在三昧，步步活、機機活，圓轉無窮，鬧浩浩處識得，方始八面玲瓏、七穿八穴。你却向黑山下死郎當地有什麼交涉？饒你得到精明湛不搖處，猶未去它識陰在，此是靜想不脫、己見不明，一向坐在無事界中，喚作打淨潔毬子。殊不知勞慮永斷得法界淨，即彼淨解為自障疑，此乃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錯認定盤星，只管喚作無心境界，且喜沒交涉，正是業識茫茫外道見解。西天九十六

種，最下一種也須勝你。諸人者要會玄旨麼？良久，云：只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

圓同大虛　　無欠無餘

拈云：即此物，非它物，無眹迹，沒涯岸，如羚羊掛角，似鳥道虛玄，五色不能染，五音不能亂，萬象不能雜，森羅不能參，圓陀陀，孤迥迥，圓滿無際，在凡夫喚作凡夫法，在聖人喚作聖人法，本無欠少，無餘剩，在什麼處？勘破了也。

良由取捨　　所以不如

拈云：錯。又云：本無欠少，取箇什麼？本無餘剩，捨箇什麼？既是圓同大虛，在在皆有，不可更取；在在皆無，不可更捨。古人也向你道：前面明歷歷地沒形影者，便是你一心之法。你現今將法聽法、以心覓心底現成了也，你更嫌箇什麼？一般底參不透，便道：我今生不會捨却此事，隨分看經持課，且恁麼過日。殊不知，坐臥經行、大小便利常隨你後，看經持課、禮拜燒香常隨你後，作麼生捨？直是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要見祖師麼？應須恁麼會，方始契如如。

示眾云：斬釘截鐵，門前草深一丈；破二作三，平地上死人無數。而今提起殺活杖子，向百草頭上七穿八穴，倒用橫拈，眾手淘金，誰是得者？

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

拈云：瞎漢向什麼處去？誰教你墮坑落塹？你識得有緣麼？者箇是你無量劫來生死業根、顛倒識性，如今昏昏地打入髑髏中、皮袋裡，晝夜攀緣不曾休歇。你既識不破，一向逐它貪愛取捨、造業受報，向輪回生死海裡頭出頭沒。你如今要不逐有緣麼？須是截斷意根、淨躶躶地，眼前萬境一時休歇，自然有箇安樂處。一般底聞著人說，又一向背六塵境、撥去萬象，心住空寂、坐空劫中，守枯木岩前孤危死底，喚作休歇處，且喜沒交涉。殊不知機不離位，墮在毒海，直饒八萬劫大定，只是箇魂不散底死人、落空亡外道。豈不見同安道：迢迢空劫不能收，豈與塵機作繫留？須是塵勞不染、淨妙不收，有緣空忍二俱透脫，方知有向上事。汝且作麼生是向上事？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一種平懷　　泯然自盡

拈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輝古騰今，明如杲日，現今面前赤洒洒地。還見麼？喚作平常心，返常合道無。汝計較處，橫參竪參，到佛祖道不得處，如狸奴白牯，李四張三，空有二邊，泯然自盡。到得恁麼田地，眼如眉毛，口似鼻孔，方解穩坐。諸人者如何得相應去？良久，云：羌笛數聲踈雨後，胃烟吹過夕陽村。

止動歸止　　止更彌動

拈云：話成兩橛，汝只管業識茫茫，迷頭認影作什麼？動是何物？靜是什麼物？不可有兩箇，此事唯一無二。你要止其動、歸其靜，即沒交涉。殊不知行住坐臥、見聞覺知、語默動靜，當體即真，無形無相、無眹無迹，此則動無動相，全體是止，止即靜也。雖然，無形無相、無眹無迹，明明歷歷，常在見聞覺知、語默動用處，光爍爍地纖毫不昧，此則靜全是動也。汝如今要止其動用，一向歸其靜處，殊不知靜轉動也。禪和子！靜即是動，你止它作什麼？是以聖人空洞胸懷，無識無知，雖居動用之中，常處無為之境。只如不涉動靜一句作麼生道？拍禪床，云：百雜碎。

唯滯兩邊　　寧知一種

師打云：只為赤肉團要抵我棒，不識痛痒，死在棒下，只管著動著靜，迷己逐物，被世間有相無相根塵流浪將去，到幾時知有此事？要會麼？僧擬議，師云：打得百千萬箇，堪作什麼？

一種不通　　兩處失功

拈云：果然扶籬摸壁，脚忙手亂，動全靜、靜全動，唯一無二。汝這癡鈍漢既打不透，向動處作工夫又認賊為子，向靜處作工夫又斬頭覓活，只管墮坑落塹，一不成、二不是，見解偏枯、情境滲漏，莫道兩處失功，直是頭頭蹉過。你若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且道是那箇一處？良久，云：路上有花兼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

遣有沒有　　從空背空

拈云：有什麼救處？且問你：有什麼物從你遣？試與我拈一絲毫來看。盡乾坤大地都盧是箇主人公，只是箇衲僧受用家事，喚作妙

用，喚作妙有，你作麼生遣？你若撥萬象去塵境，遣却萬有即迷妙有，落在斷見禪和子，但子細思量看。你既撥萬象去塵境，墮在空劫中，又却背其真空，而不知萬法當鉢即是真空，觸物本來無相，橫拈倒用，有什麼忌諱？大都不明心地遣萬有即迷妙有，從斷空即背真空，但止其動便是遣有，要歸其靜便是從空。此中說有說空，前來說動說止，動即是止，有即是空，名異體同，更無它法。且道過在什麼處？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

多言多慮　　轉不相應

拈云：且低聲，你纔開口便沒交涉了也，須是拈起無孔鐵鎚，直教盡大地人喪身失命。若不恁麼，打在葛藤窠裏，如跛鱉盲龜入空谷相似，幾時得出去？禪和子！此事若在言句中，一大藏教豈是無言？何必拈花微笑，傳正法眼藏？你要會麼？合取皮袋直下搆取，更莫思前筭後，擬議思量，便打入鬼窟裡去。所以，情生智隔，想變體殊，要須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畢竟成得什麼邊事？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絕言絕慮　　無處不通

拈云：什麼處得者消息來？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復云：萬機頓削，千聖不携，視自己尤若冤家，以佛祖便為弟子。德山、臨濟有棒有喝，開口瞠眼，到這裡都使不著。雖然如是，莫守寒岩異草青，坐看白雲宗不妙。

歸根得旨　　隨照失宗

拈云：便恁麼去，直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口似匾檐，已是落七落八，何況明宗旨、辯得失、論根本、說照用，幾時得休歇去？禪和子！你如今擬開口要話會，墮在言句，便是究妙失宗，機昧終始，喚作語滲漏，喚作隨照失宗，只被口頭聲色、見聞知解流轉將去。只如古人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作麼生說？須彌頂上無根樹，不犯春風花自開。

須臾返照　　勝却前空

拈云：你待翻欵，那前來道：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如今却道：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將謂你這漢不瞥地前頭，不了萬法全真，遣有

沒有。如今會一切色法當體即真，更不遣有。既會萬法為自己，無一法可當情，照徹千差，直下便是須臾之頃返色歸真，更不離而觀空，即當體而無相，喚作見色便見心，所以勝却前空。參到這箇田地，關棙子一轉，日用之間阿轆轆地更無回避處。直饒恁麼，已是自埋。

前空轉變　　皆由妄見

拈云：自知即得，前來只管背境觀空，去生滅念，澄湛身心，絲毫不見，唯覺上下四維空空地，將謂奇特，殊不知是你心想所現。若離想心，此空還滅，此則識心雖不著有，轉變著空，空想當情，亦是妄現。所以莽莽蕩蕩，撥無因果，棄有著空，避溺投火，子細思量，一狀領過。

不用求真　　唯須息見

拈云：現成公案，你求它作麼？見聞也真、聲色也真、動靜也真、語默也真，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純真，直得亘大劫、滿天地，填溝塞壑，千差萬化，全躰一真，不動纖毫，一時成現，更無欠少。應你有見、空見、佛見、法見，一切見解淨淨掃却，這裏淨躶躶、赤洒洒，自然到穩密田地。忽然釋迦老子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又作麼生？良久，云：是何心行？

二見不住　　慎勿追尋

拈云：猶掛唇吻在這裏，要你有見、空見一時打脫，作箇大無事人，更莫追念、更不尋求，轉踈、轉親，轉近、轉遠，轉轉棄捨、轉轉隨後來，直得灰頭土面一念玄去，更不受食，已隨在尊貴了也。如何得不墮尊貴處？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纔有是非　　紛然失心

師和聲打，復云：什麼處去也？良久，云：芳草渡頭尋不見，夜來依舊宿芦花。

示眾，云：高高峯頂立，橫穿竪穿，天下衲僧髑髏；坐斷主人翁，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如今案牛頭喫草，氈上挹猫兒，若也騎虎頭，二俱成瞎漢。還有不受殘羹餿飯底麼？

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

拈云：你共誰說？還會麼？一切空有，一切動靜，一切得失，一切取捨，一切憎愛，一切是非，都盧只是主人翁，無二無別。古人不得已，喚作一大事因緣，一路涅槃門，一乘方便法，一言盡十方，一句超萬象。千句萬句，只是一句；千法萬法，只是一法。得到一處，亦須轉却；若也守住其一，便是繫驢橛。所以雲門大師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禪和子不妨誵訛。你要會麼？須向萬仞崖前打箇筋斗，直下命根斷去，方得少分相應。

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

師良久，云：山是山，水是水，天是天，地是地，有什麼過？著衣喫飯，掃地煎茶，東游西翫，大小便利，有什麼過？但除其病，不除其法，不改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作麼生是即今行履處？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無咎無法　　不生不心

拈云：一串穿却，一提提起，八面玲瓏，峭措無賽，直得三祖大師無隱身之地。諸人者！還知落處麼？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

能隨境滅　　境逐能沈

拈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還知麼？能照是心，所照是境，境因心起，心因境生，心無念而境空，境無相而心寂，故得能隨境滅，境逐能沈，理智冥符，人牛不見，直得桃花零落盡，何處見靈雲？

境由能境　　能由境能

拈云：因誰致得？心全是境，則境由能境；境全是心，則能由境能。能由境能，則奪境不奪人；境由能境，則奪人不奪境。所以，在境全境，則不奪山青水碧、天高地厚、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在心全心，則乾坤大地、百雜碎。

欲知兩段　　元是一空

師連聲打云：說什麼兩段三段？只要喫棒，我要與祖師相見。你莫道人境俱奪，聖凡坐斷，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饒你道得十成，未免喫棒。

一空同兩　　齊含萬象

拈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恁麼不恁麼，惣在裏許。無相而相，無形而形，無為而為，無作而作，同能同所，同境同心，照用齊行，人境俱不奪。雖然如此，主丈子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不見精粗　　寧有偏黨

拈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主丈子平時如何？直饒攪酥酪醍醐為一味，鎔瓶盤釵釧作一金，天地同根，萬物一躰，無黨無偏，無精無粗，也未為奇特。諸人者！作麼生是奇特事？山花開似錦，磵水湛如藍。

示眾云：奔流渡刃，啐啄同時；石火電光，殺活自在。直得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已是喪身失命。還有不顧生死底麼？試請出來葛藤窠裏看。

大道躰寬　　無易無難

拈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良久，云：可煞寬大。十方虛空生其中，猶如片雲點大清裡。欲識大道真躰麼？志公云：不離聲色言語。你如今箇箇能言解語、見色聞聲，大道真躰在什麼處？豈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州云：你問什麼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趙州老人言語太直，三祖大師開口見膽，志公和尚舌頭無骨。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三箇草賊一時捉敗。作麼生斷遣本州牢城？

小見狐疑　　轉急轉遲

拈云：自領出去。又云：阿誰教你著忙？向你道：直下無事，滿肚是疑，不肯退步承當，只管向前勞形苦神，急要成辦。殊不知轉急轉遲，轉轉用心，轉轉勿交涉，直饒練磨經三無數大劫，只成得有為功行，不知一念無心便超三乘權學。不見趙州道：我見百千萬人

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求無心底人難得禪和。子如何得不疑去？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執之失度　　必入邪路

拈云：瞎漢放下著，此事如大火聚，擬之即死，有什麼窠臼途轍、依倚趣向？你而今有依倚途轍、窠臼趣向，已見不亡，躭著其事，爭人我？覓勝負？鼻孔遼天，不肯天下人盡是邪見，被些子禪道使得，沒奈何捏搦做一團在這裡，如何得不入邪路？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只依舊。

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

拈云：放箇什麼？須是明眼人始得。這裏禪道佛法奇特玄妙，一點也用不著，只是打睡隨分普請，擇菜喫茶說話。且恁麼過時，天下老和尚拈槌竪拂盡是作夢，說禪說道總是寐語。你道據什麼道理？有道理堪作什麼？

任性合道　　逍遙絕惱

拈云：大無事境界，須是大無事人方能荷擔。古人養來養去，純純地如嬰兒相似，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六根門頭一時休歇，自然虛明自照；了了地無諸分別念想，任性隨緣，佛法世法不相惱亂，根塵四大、動靜語默一齊卸却，更無絲毫繫絆，終日只守虛閑閑地。且道成得什麼邊事？良久，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繫念乖真　　昏沈不好

拈云：瞎睡漢！而今髑髏中、皮袋裡，昏昏地念念流注、念念現前，作麼生得不乖天真之道？喚作飲無明酒，醉在聲色煩惱窟中，昏昏沈沈地臥大法身於生死長夜，到幾時得醒悟去？直到驢年也未夢見在。

不好勞神　　何用疎親

拈云：迷頭認影作什麼？擬心即差，何況有疎親、有揀擇，顛倒知見、取捨解會，心路搜求、意根捏搦，有什麼交涉？此事只要妄情體證，向用心不得處冥加觀察，何必勞心神、苦思慮，終日昏昏

地？饒你參到彌勒下生，只是參得一肚妄想，莫怪相賺，只恐不是。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

欲趣一乘　　勿惡六塵

拈云：嫌箇什麼？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何處得六塵境來？你試與我拈一絲毫來看。內身外境，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所現之物。塵塵爾，念念爾，無有一法，定有自躰。什麼處得見聞聲色來？但能外遣世界，內脫身心，直下照了，圓融無際，自然得大解脫。諸人者，要見祖師麼？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

示眾云：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實儀。從上諸聖，心如白月，口似醉人，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握金剛寶劍截斷葛藤，句句論當機，要人覿面搆取。還有信得及底麼？

六塵不惡　　還同正覺

拈云：一言道盡，裂破古今，外不見山河大地，內不見四大五蘊，色不是色，聲不是聲，聞不是聞，見不是見。竪拂子云：還見這箇麼？雪竇道：主丈子是塵。有什麼過？過既無，應合辯主。所以糞掃堆頭，丈六金身，拈放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放過一著。直饒四方八面，正好連架打。遂擲下拂子云：我也不可盲枷瞎棒去也。

智者無為　　愚人自縛

拈云：一狀領過。又云：也不得草草。色香味觸外，六塵境本無，自躰盡是衲僧轉身處、證明處、成道處。明眼漢終日綿密受用，無漏無為，有什麼過？未知有者，心外見法，被見聞聲色、眼前萬境一時縛住，而不知萬法本無，唯人自鬧。禪和子，你但見凡見聖、見女見男，盡是染污心中虛妄顛倒。據實而論，無一絲毫計為對為緣，自是你無事生事，髑髏前自家見鬼，引得許多事如蚕作蠶，自纏自縛。不見四祖問三祖求解脫法門，祖云：誰縛汝？禪和子，作麼生會佗道誰縛汝？良久，云：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法無異法　　妄自愛著

拈云：爭怪得別人？你而今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千法萬法只是一法，更有什麼異來？你只管愛這箇、嫌那箇，著這箇、棄那箇。既

有愛著，即取一邊，徒增夢境。以自性淘自性，轉失真原，盡是自家虛妄顛倒。禪和子作麼生會它法無異法？良久，云：一言盡十方，絲毫未舉揚。

將心用心　　豈非大錯

拈云：爭怪得別人？你四大解聽得法麼？既是赤肉團不解聽法，聽法者復是何物？現今以法聽法、將心覓心、將禪覓禪，擔一擔佛法，更來這裏覓人說佛法，豈不是大錯？怕你道不著，還識羞麼？騎一頭牛却來問人：牛在什麼處？莫辜負人好。

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

拈云：說迷說悟有什麼了期？只這箇是人人分上有此一段空寂之躰，徹上徹下，明皎皎地，無定亂，離見知，超凡聖，越情量。若一念迷情，忽背此空寂之體，即被散亂心想一時隔礙，不能現前。若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悟此空寂之體裏許，喚作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更有什麼好之與惡？只如不涉迷悟又作麼生？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一切二邊　　妄自斟酌

拈云：誰教你亂走？而今說聖、說凡，說迷、說悟，說好、說惡，說有、說無，說定、說亂，說心、說境，說得、說失，說是、說非，但是對待之法，皆是二邊。若將此二邊卜度，胡亂斟酌，盡是戲亂箇般若擬心，已沒交涉，何況更在開口處？但有言句，都無實義。還知麼？巨鼇不在江湖裏，堪笑時人把釣竿。

夢幻空華　　何勞把捉

拈云：放下著無一絲毫事，你生許多計較作什麼？一切萬境是夢，一切萬象作幻，一切萬法是空花，無纖毫可得。只為你業識茫茫，妄執四大肉團上臭骨頭、死髑髏為我自身，引得許多勞攘，終日逐眼前萬境，只管作夢流轉將去。禪和子！如何得醒醒去？良久，云：青天白日。

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

拈云：放到那裏，若有一物便教你放下，既如夢幻空花又作麼生？禪和子而今要你放下，得失是非直是費力，須是悟一悟也不消你放下，自然知是一場夢幻。大都心若無事，萬法一如。你若心頭勞攘，是是非非、得得失失在眼前，又作麼生會它道一時放却底道理？良久，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示眾，云：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離見起情，純清絕點，擬議即差，開口即墮，瞬目揚眉，白雲萬里。到這裏，你作麼生轉身吐氣？

眼若不睡　　諸夢自除

拈云：寐語作什麼？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揚眉瞬目，拈槌竪拂，盡是說夢。且道因誰致得？只為一切眾生，無始劫來，臥大法身於生死，長夜夢受六道，輪迴生死。譬如世人睡眠困重，五根五動，第六意識虛妄，偏許種種夢境。此境實無，但是識變。正當夢時，不可為無。及其醒悟，心境消落，空無所有。所以道：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當知覺乃是夢。若眼開不睡，則無夢境。若心不起，則無生死。六趣輪迴，皆由心作。三祖大師恁麼說，寂菴恁麼說，諸人與麼聽。且道是夢是覺？喝云：惺惺著。

心若不異　　萬法一如

拈云：一時道了也。還會麼？直得動靜一如、語默一如、見聞一如、迷悟一如、聖凡一如，眾緣萬境全體一真，更無心外法，亦無法外心，應須恁麼會，方始契如如。諸人者，眼睡則有夢境，心著便是輪迴，眼不睡則夢境自除，心不異則諸緣空寂。本來既無一物，花柳一任青紅，燕語鶯吟，盡是道人活計。然雖如是，大似春意在景。噫！

一如體玄　　兀爾忘緣

拈云：合取皮袋。良久，云：直是裩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也未夢見在。饒你東西不辯、南北不分，眼似眉毛、口如鼻孔，養得如嬰兒純純地，也未夢見在。還會麼？風定花猶落，鳥啼山更幽。

萬法齊觀　　歸復自然

拈云：了了見無一物，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鑑有餘，鑑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常虛，不動纖毫，一時成現，孤明獨照，歷劫坦然，返本還源，歸根復命，到這裏方合自然天真之道。若能如是，是真出家。

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

拈云：若更開口，堪作什麼？所以道：萬象既泯，全體露現。正當恁麼時，說似一物即不中，喚作一物即不可，類不齊，不稱斷，混不得，亘古今。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說示於人。諸人者要會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芦花不似它。

止動無動　　動止無止

拈云：這箇些子如大火聚，擬之即死，你作麼生卜度？要會麼？止即是動。且靜時全靜是動，所以動無動相；動時全動是靜，所以靜無靜相。你而今動用見聞、所作所為，千差萬別，是箇什麼？若覷得見當體無形狀、無眹迹，便是動無動相。雖無形狀、無眹迹，又却常在動用中撐天拄地，此則靜無靜相。若言其動，狀似鐵牛之機；若言其靜，應物現形。不可以動靜言說二邊卜度，是以從上古佛掩室扯詞，不敢喘息。若喘息之間，白雲萬里。

兩既不成　　一何有尔

師云：拈却了也。動靜是二，也勿交涉；動靜是一，也勿交涉。修山主道：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人一一會，永劫受沈淪。須知此事絕戲論，無你下口處。淨躶躶，赤洒洒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還見麼？良久，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示眾云：田地穩密底人，如羚羊掛角，眹迹不留；神通遊戲底人，似枯木開花，別迎春色。忽若布漫天網子，施陷虎之機，便見七花八裂。還有透得荊棘林底麼？

究竟窮極　　莫存軌則

拈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得到究竟處？辭窮理極，身喪力盡，深窮之處不存一絲毫、玄妙不存一絲毫、奇特不存一絲毫，佛法道理大用現前，有什麼軌則？掃地煎茶，把針補衲，隨分著衣喫飯，堪報

不報之恩，更有什麼禪可參、道可學？雖然如此，也須是實到此田地始得。

契心平等　　所作俱息

拈云：水長船高，泥多佛大，什麼處是不平等？透得過、見得徹，運得此心平等受用，無始劫來妄狂顛倒自然歇滅，語默動靜綿綿無間，念念在裏許，念念常不昧，所作所為悉皆頓息，萬境萬差一時坐斷，一一轉歸，盡是自己無作妙用力。諸人者，若點撿得出，實不虧人；倘不如此，向後大費力在。

狐疑淨盡　　正信調直

拈云：拶破面門識得麼？明明向你說了也。為什麼不知落處？只為你肚裏有禪，所以不快活。你而今只管將古人言句玄妙公案築在肚皮裏，將謂平生參學事畢，殊不知盡是頑涎涕唾，古人喚作運糞入污汝心田。確實而論，無一點墨，若記箇元字脚，萬劫作野狐精。伶利漢聞舉著，一時吐却淨洗娘生口，直教心地空婁婁地，自然不疑，開口便見膽。你尋常也道我信得及，只是主張不曾有悟，不是正信。要會麼？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一切不留　　無可記憶

拈云：直得堆山積岳，爭可不留？還知落處麼？你但虛洞胸懷，無識無知，心如墻壁瓦礫，大死底人相似。一向絕想絕念，無絲毫氣息，直下命根斷去，終日雖在動用之中，自然常處無為之境。良久，云：不合恁麼道。

虛明自照　　不勞心力

拈云：縮却舌頭，別舉來看。良久，云：這箇境界無人識得，不是你暫時作箇道理，便當此事。它古人歇來歇去，口如臘月扇子，心似枯木寒灰，十度發言，九度休去。諸人者，不是強為，任運如此，諱訛在什麼處？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為？

非思量處　　識情難測

拈云：隨後來也。你道是什麼？這箇喚作現成公案到地頭，語直是峭，措直是奇特。豈不見僧問雲門：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測。雪竇道：這僧下坡不走，雲門快便難逢。直得問處如函，答處如蓋，函蓋相應，乾坤把定，猶未夢見三祖在。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示眾云：隱密全該，現成公案；高低普應，日用無窮。徒誇偃流掃影之機，謾說劍刃鋒鋩之辯。結草乖道人之志，彫沙無鏤玉之談。須是向上人，方明向上事。還有透關底麼？

真如法界　　無自無它

拈云：且莫茶胡，這箇是什麼事，教你恁麼道？有者道：無妄曰真，不變曰如，一心是法，隨緣差別是法界，此一真如躰不變是理法界，隨緣差別事法界，理無間事是理事無礙法界，一一事法界融通無盡是事事無礙法界。你若恁麼注解，要見三祖大師，驢年也未許你。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又作麼生？豈不見鹽官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華嚴經。官云：華嚴有幾種法界？主云：略說有四種，廣說重重無盡。官竪起拂子云：者箇是第幾種？主罔措。官云：思而知，慮而解，日下孤燈，果然失照。諸人者還知麼？一著不到處，滿盤空用心。

要急相應　　唯言不二

拈云：猶嫌少在，那纔落唇吻，便是死門，更無活路。只是這句子，千聖開口不得，盡力要道，亦道不出、道不得。不見文殊問維摩：如何是不二法門？維摩對它道什麼？直得目瞪口呿，四稜蹋地。無邊法門、無邊妙義，不消一點一時明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得此人，管取不著草鞋錢。

不二皆同　　無不包容

拈云：一口吞盡，更無滲漏。任是河沙妙德普蘊其中，百千道光皆從斯起。法法平等，佛佛道齊。入不二法門，聖凡同躰。包納大虛，含容萬象。只在諸人現今立地，不動纖毫，一時成現。恁麼承當去，已是不著便。過在什麼處？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向。

十方智者　　皆入此宗

拈云：天下衲僧跳不出，三世諸佛也入此宗，六代祖師也入此宗，天下老和尚皆入此宗，現大神通、作大佛事，或下棒下喝、作舞輥毬、竪拂竪拳、拽石搬土，一言一句、一機一境，盡從此宗出。直饒一出一入，應變無窮，也是周婆道底。

宗非促延　　一念萬年

拈云：萬里神光，透頂透底，促則只是一念，延則豈止萬年？空劫已前更已前，也不離今時日用。若能觀彼久遠，猶如今日，古今通，始終同，表裏情亡，三世淨盡，一條白練，一念萬年，只是箇無孔鐵槌一色邊事。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無在不在　　十方目前

拈云：定動精神，一時包裹，縱是周徧十方，心目前無法不在，一切處意在目前。若也一時坐斷，無遠無近，無在無不在，乃至或取或放，或縱或擒，不由別人，只是自己本有如是神通變化。若能自證自用，自擔自荷，自作活計，羅籠不住，呼喚不回，便能如是透網金鱗，得大自在。只如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又作麼生？大眾擬議，師云：速禮三拜。

示眾云：異類中行，方解無情說法；命根斷去，自然不受人瞞。要開空劫之門，須掣無鐳之鎖。天曉不露，夜半正明，無端打破畫餅，便見許多狼籍。還有洗得脫底麼？

極小同大　　妄絕境界

拈云：可煞奇特。主丈子是小是大？拈起則普天匝地、塞壑填溝，豈不是極小同大？一毫頭上虛空大地一時總現，豈不是極小同大？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無邊香水海、寶王剎也只向一毫端、一微塵上歷歷現前，豈不是極小同大？等閑竪起一指，逼塞虛空無涯無岸，豈不是極小同大？又作麼生說妄絕境界底道理？良久，云：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極大同小　　不見邊表

拈云：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底一段大事，只是在諸人眼中曰見、耳中曰聞，豈不是極大同小？眼根也徧法界、耳根也徧法界，有什麼邊表？據實而論，盡十方世界只是箇火爐、只是箇主丈子、

只在諸人眉毛眼睫上，豈不是極大同小？它古人向你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依前豎窮橫徧。恁麼去也，還會麼？過橋村酒美，隔岸野花香。

有即是無　　無即是有

拈云：一欵便招，更莫思前慮後。一般底便說：言語性空，有無不可得。又道：有無只是名字，皆是分別。我口裏舉處便是，豈更有二來？又道：有之與無從什麼處起？只管認口頭聲色。你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為什麼撞入這皮袋？州云：為伊知而故犯。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而今兄弟皆道：後面是蓋覆語，緊要只在有無處。苦哉！滅胡種族有什麼交涉？要見三祖趙州麼？收取詩書歸舊院，落花啼鳥一般春。

若不如是　　必不須守

拈云：猶較些子，却許你具一隻眼。又云：恁麼恁麼，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無晝無夜，無動無靜，念念進向，念念現前，念念相應，念念守護，有之與無，自然一串穿却。你若狂狗逐塊，隨語生解，便是挽家散宅，落在今時，不能與主人翁相應，如何得不落今時？良久，云：月色靜中見，松聲清夜聞。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拈云：舌頭無骨，一任七穿八穴提起，盡大地人性命也只消一句子。有者道：一是一心，一切是萬法，萬法唯一心，一心全萬法。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開講，做座主即得，於衲僧門下更參，百千萬年未許你在。且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踏著稱槌硬似鐵。

但能如是　　何慮不畢

拈云：猶欠一著在，畢竟事作麼生？禪和子多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即是心，心即是法。但恁麼會，參學事無不了畢，且莫錯會好。它祖師是大無事底人，肚裏有許多葛藤，堪作什麼？諸人者，你作麼生會？它道：但能如是，何慮不畢？良久，云：三人證龜成鼈。

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

拈云：慚惶殺人。又云：識什麼好惡？要你髑髏前喃喃地是什麼？莫是信之與心更無有二麼？且莫顛言倒語，恁麼恁麼，珊瑚枝枝撐著月。參得透，見得徹，只消箇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直得函蓋乾坤，把定世界。雖然如是，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言語道斷　　非去來今

師噓一聲，云：三祖大師弓折箭盡，雖然末後全提納，一場敗闕不同小小撿。點得出，語盡山雲海月情；點撿不出，依前不會還飛去。有般底便主張道：言語道斷，非去來今，便是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便是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最初是末後句，末後是最初句。若恁麼，依前打入鬼窟裏去。諸人者，應是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無邊法門、無量妙義。我今忍俊不禁，只要一句子與你說破。休，休！著甚來由閑話古，與今特地一場愁。古人直得口邊白醭、眼開懶閉，諸人被寂菴推東劃西、強生分別，且道與古人如何？雖然如是，也要諸人知有，非但三祖大師弓折箭盡，寂菴亦是鎗折力乏、家破人亡。畢竟如何？各請歸去休，莫待雨霖頭。

真歇和尚拈古(終)

當紹興間，妙喜、正統、東山，詆訾默照、寂菴。是舉可謂入其室，操其戈，取其矛，擊其盾。覽者當自得之。(義遠)敬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